

白雪雕像

中国小小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·许行卷

许行、著 杨晓敏 刘海涛 秦俑、主编

《立正》
《美人痣》
《一步棋》
《铃声万里》
《喇叭声声》
.....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中国当代
中篇小说

作家文丛·许行卷
秦俑、主编

白雪雕像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广州·上海·西安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. 许行卷 / 许行著. —广州: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, 2011. 4

ISBN 978-7-5100-3327-8

I. ①金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1608 号

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. 许行卷

主 编: 杨晓敏 刘海涛 秦 俑

策划编辑: 陈名港 陈 岩

责任编辑: 张立琼

责任技编: 刘上锦

封面设计: 柳国雄

出版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

(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: 510300)

电 话: 020-84451013

http: //www.gdst.com.cn E-mail: pub@gdst.com.cn

印 刷: 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1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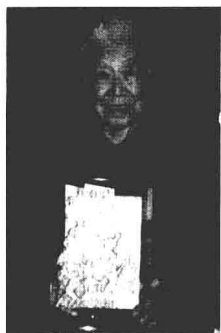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 89 千

版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100-3327-8/I·0241

定 价: 25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许行（1923—2006），满族，出生于辽宁省义县，16岁入关，就读于四川东北大学。1945年5月由中共南方局青年工作组介绍到鄂皖边区参加革命工作，抗战胜利后返回东北。历任区长、中学校长、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文教处长、《长春》文学月刊主编、四平师范专科学校副校长、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。著有诗集《跋涉之路》，短篇小说集《第四片枫叶》《春天没有老去》，中篇小说集：《异国情人》和小小说集《野玫瑰》、《苦涩的黄昏》、《情书曲》、《许行小小说选评》、《生死恋》、《许行小小说》、《一束鲜花》、《许行自选集》等。其中小小说《立正》、《抻面条》连续获1987—1988年度、1989—1990年度《小小说选刊》优秀作品奖，2003年获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，2005年荣获“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”，另外曾获全国满族文学奖、东北文学奖、长白山文艺奖等。

[金麻雀奖简介]

为了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，推介名家，遴选精品，2003年，由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、《小小说出版》、郑州小小说学会联合设立了“小小说金麻雀奖”。该奖项以每位作家在规定年度内创作发表的10篇作品为参评单元，同时参照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进行评选。第一届评选时间为1982~2002年度，共评选10人；以后每两年评选一届，每届评选5人。此奖项虽系民间发起，但因其全国性、权威性和公正性，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富有影响力的重要奖项之一。

[历届金麻雀获奖作家]

第一届（1982~2002）

王 蒙 冯骥才 林斤澜 许 行 孙方友
王奎山 侯德云 刘国芳 陈 毓 黄建国

第二届（2003~2004）

邓洪卫 宗利华 刘建超 蔡 楠 刘黎莹

第三届（2005~2006）

于德北 谢志强 孙春平 聂鑫森 陈永林

第四届（2007~2008）

沈祖连 申 平 魏永贵 非 鱼 周 波

[中国小小说金麻雀获奖作家文丛]

冯骥才 《快手刘》
许 行 《白雪雕像》
孙方友 《富孀》
王奎山 《乡村传奇》
侯德云 《你要深情地看着我》
刘国芳 《风铃》
陈 毓 《美人迹》
黄建国 《一树蝴蝶》
邓洪卫 《初恋》
宗利华 《蓝颜知己》
刘建超 《朋友，你在哪里》
蔡 楠 《水家乡》
刘黎莹 《上钩的鱼都很美丽》
于德北 《百合花布》
谢志强 《桃花》
孙春平 《讲究》
聂鑫森 《大师》
陈永林 《红乌鸦》
沈祖连 《前朝遗老》
申 平 《猎豹》
魏永贵 《先生》
非 鱼 《来不及相爱》
周 波 《左边的风景》

人老文亦精

——许行小小说印象

杨晓敏

或许和连起来的两个“小”字有关，纵观我国当代专门从事小小说创作的作者阵容，倘或以年龄划分，四十岁以下的“小字辈”居多，五十岁出头的屈指可数，像许行八十多岁尚在小小说园地笔耕不辍且佳作迭出的，可谓凤毛麟角了。

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，可不是仅以苍苍白发在“共青团”里充数的。谈及当代小小说作品，谁也无法回避一个事实，那就是许行创作中的精品意识。曹雪芹一部《红楼梦》可以名传千古，王之涣一首五言绝句同样能流传百代。文学作品永远都是以质取胜的。当今文坛，长篇和中、短篇小说，面对经济大潮的冲击，已日渐失去了轰动效应，指望千把字的小小说来独领风骚，也使它过于负重了。令人感动的倒是从事小小说创作的作家们，对名利的追逐，远没有对探索这种令人诱惑的新文体本身的奥妙兴趣更浓一些。他们醉心于尺幅之内的恣意腾挪，不断写出脍炙人口的优秀之作，为读者提供了鲜美的精神食粮。许行的阅历丰富，见解深刻，每每谋篇布局，匠心独运，善于塑造不同历史时期的各色人物典型，来增添小小说艺术领域的审美情趣。《立正》、《抻面条》连获两届《小小说选刊》每两年一度评选的全国优秀小小说作品奖，《天职》、《白雪雕像》、《小白鞋》、《老姜太太的眼力》、《神枪耿黑头》、《最准确的回答》等多篇作品被编入大、中、小学语文教材。他的小小说立意深邃，生活气息浓郁，人物形象生动传神，是当代小小说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。在艺术探索方面，许行先生既秉承中国古代传奇笔记小说长于构建情节的传统，又融合现实主义文学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和人类生存状态的创作特征，人物



塑造以一当十，情节设置巧妙精彩，语言叙述简练精湛，有着成熟的、独具魅力的“许氏风格”。他的创作，构成了富于个性的艺术风景线，投射出一部当代小小说发展的编年史。许行人老文益精，在小小说创作中乐此不疲，勤于开拓，以至渐入佳境，靠数十篇立意深邃、生活气息浓郁、人物形象生动传神的名篇佳作，构成富有个性的艺术风景线，奠定了自己在小小说创作中的领先地位。《立正》的经典意义二十年弥深，在中国当代小小说创作上已成为一座标志性丰碑。对于喜欢小小说的读者来说，不管现在还是今后，“许行”都不会是一个陌生的名字。

和许行接触后，方知文如其人，人品尤佳。1990年，《小小说选刊》封二开设《小小说百家》栏目，每期刊出一位作家照片。此举并无排名次之意，但对于打头的一个，却还是略为踌躇。同仁们斟酌再三，认为先上许行较为合适，论年龄、作品都当之无愧。不巧许行到美国探亲去了。遗憾之余，只好向十多位活跃于文坛的小小说作家同时索照，不分名次，不按姓氏笔画，只凭先来后到的顺序排列。久之这事也淡忘了。一年后许行应邀来郑州开会，闲聊中我问：“许老，咋不见你寄照片来呢？”许行一愣神，认真地说：“没见你们约稿哇。”我不禁汗颜：怎么能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自荐照片呢？连忙自嘲：“是啊是啊，您那时出国……”许行说：“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们不约稿，我还以为是嫌我老了呢。”一阵爽朗的笑，透出长者的宽容来。

1991年底，《百花园》文学月刊改为小小说专刊，计划在1993年每期集中发表某位作家的一组作品。我曾两次向许行约稿，希望他大力支持。许行不久便寄来10篇近作。阅后，觉得有几篇稍嫌单薄，退回请他再赐力作，多少有点“榨油”的味道。许行寄来新作的同时，附言说：“《立正》也不是随时可以写出来的。这几篇仍自感平平，不用，弃之入篓可矣……”读信后，同仁们大为感动。《立正》也不是随时可以写出来的”，足见老作家的心之坦诚、信任，也反映出作家某一时期在创作中的窘境与无奈。许行的一组八篇小小说发表后，读者反应颇

好，我们从心底折服：姜还是老的辣！

1995年秋，《小小说选刊》在北京举办“首届当代小小说作家作品研讨会”，著名作家、评论家王蒙、吴泰昌、刘玉山、林斤澜、张炯、束沛德等人，面对以许行为首的二十多位小小说作家和这种新兴的文体，老的鹤发童颜，少的朝气蓬勃，都对小小说有着无限钟情，叹为文坛奇观，一时饮誉京城。

2002年，由中国作协创研部、《文艺报》、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在北京联合举办的“中国小小说20年庆典”活动上，许老被评为“小小说36星座”之首。为他的创作成就庆贺之余，也看到了许老毕竟已八十岁高龄，蹒跚中显现老态。特别是请他代表获奖作者发言时，许老说道：“我不知我还能活多久，我这个晚风中的小蜡头还能亮几天……但小小说的事业，它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加壮丽和辉煌。”我不禁泪湿眼眶，一个一辈子为小小说文体折腰的耄耋长者，事业未竟之际，甘愿老骥伏枥，慨当以慷，怎不让人思绪万千。在当晚专门为老人举办的“许行80华诞”小型祝寿活动上，许老在夫人的陪伴下，高兴地接受了年轻朋友们的献花。在音乐声中，映在烛光里的许老，简单回顾了自己的坎坷一生，最后依然表示，活到老，写到老，把小小说事业进行到底，并寄希望于年轻作者，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我主持结束后就借故离开了。那晚真的有点伤感，为了一种新文体的崛起，我们数十年共同携手，一路风雨兼程，酸甜苦辣，个中滋味，再次涌上心头。我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影响了众人的兴致。

2005年的春天，首届“金麻雀小小说节”在郑州隆重举行，此时，八十二岁高龄的许行已行动不便，再不能前来与大家相聚一堂，共谋小小说发展繁荣大计了。开幕式上，当青年作家于德北先生，代表许行从王蒙先生手中接过“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”的荣誉证书时，两百多名与会人员的掌声经久不息，共同表达着对这位老人的敬仰与感念之情。许老在书面答谢词中说：“让我们携起手来，做一颗钉在小小说事业上的铆钉吧。”赤子情怀，溢于言表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和许老互通消息，最愿意听到的是他健康



而爽朗的笑声，常为小小说事业能有这样一位老成持重、锲而不舍的领军人物而感到欣慰。谈得最多的，当然还是小小说文体能否被中国作协列入国家级奖项的话题。许老感叹，有这么多人从事写作，又有这么多的好作品被读者喜欢，我们应该努力呼吁权威部门的关注支持啊。许老也曾写过不少文章表露心声。我认为，许行在中国小小说创作领域是一面旗帜，一个现象，一种精神。他是小小说这种新兴文体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。他创作出多篇经典的小小说作品，二十多年来深受社会各界读者的喜爱，在民间享有崇高的盛誉。如今大业初兴，斯人已去，他的逝世，是中国小小说事业乃至文学界的重大损失。

2006年2月1日晚，惊闻许行仙逝，我惊愕间潸然泪下，夜不成寐，绕室低回，作挽联一副、诗一首，以怀念这位莫逆之交的长者和文友——

挽联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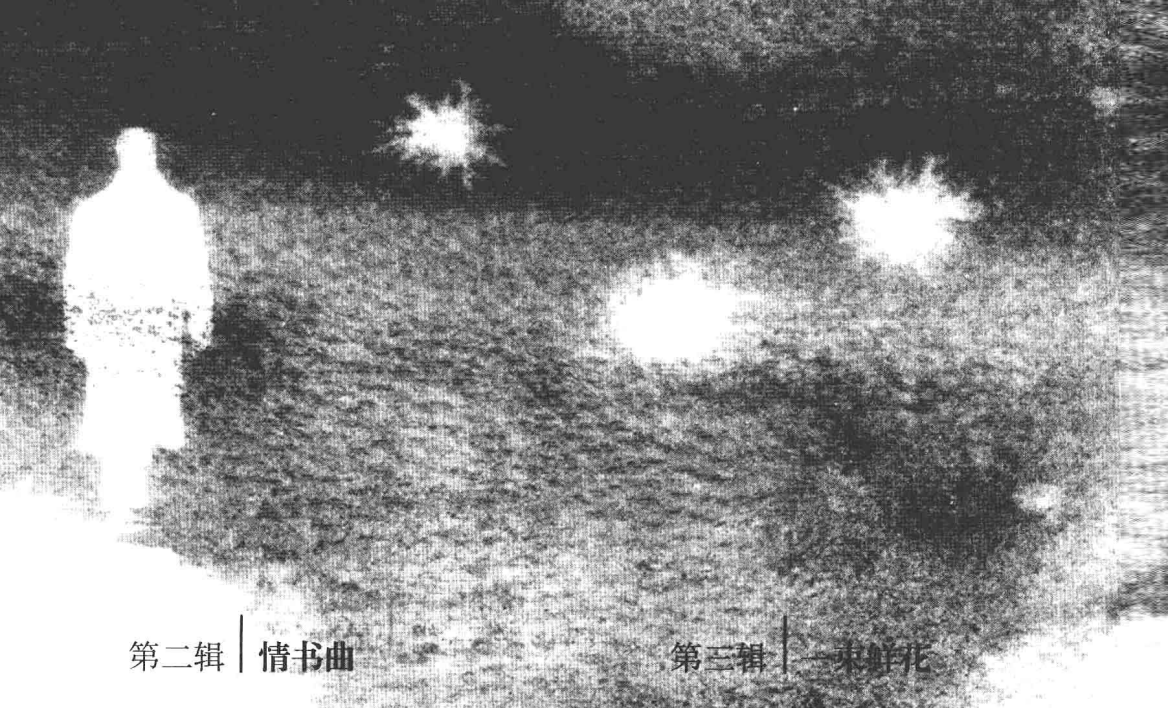
大著《许行小小说》枕之可眠九泉矣

荣膺“终身成就奖”该是民间一人乎

（杨晓敏，现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《小小说选刊》、《百花园》主编，曾荣获“小小说事业家”等荣誉称号）

第一辑 | 最准确的回答

- 立正 / 2
伏子事件 / 4
袁大脚挂帅 / 7
炮仗王谷三爷 / 9
最准确的回答 / 12
天职 / 14
喇叭声声 / 17
温暖 / 19
求寿 / 21
牛老大和他那口军锅 / 23
腊八这天 / 25
朱老大参军 / 27
生死恋 / 30
松树爷和松明子灯 / 32
人头 / 34
情系烧火棍 / 36
黄河岸边的歌声 / 39
孬种柳二 / 41
老子和儿子 / 4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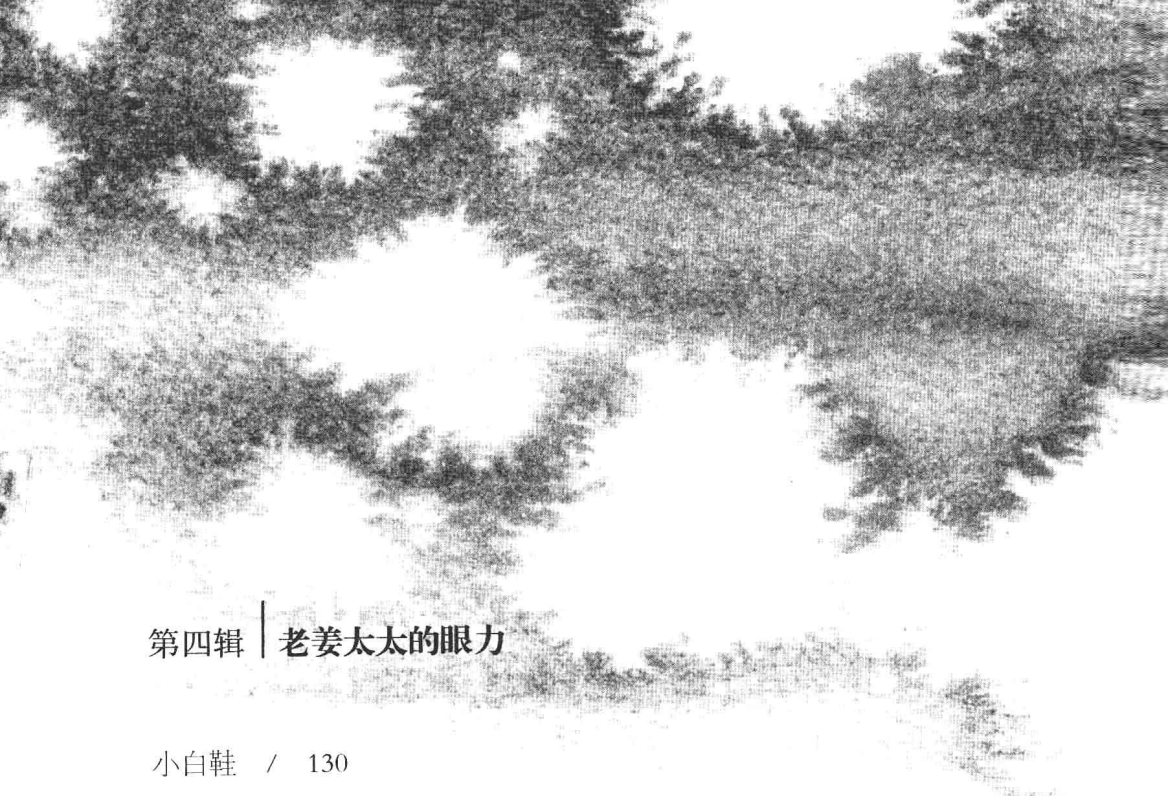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辑 | 情书曲

- 抻面条 / 46
白雪雕像 / 48
火红的枫叶 / 50
吹鼓手 / 52
第一位启蒙老师 / 54
女校长和她的白围巾 / 56
老榆 / 58
情书曲 / 60
卤水豆腐 / 62
爱心 / 64
八百年姻缘 / 66
美人痣 / 68
约会 / 70
樱桃 / 72
果园风情 / 74
选择 / 76
红窗帘，绿窗帘 / 78
弯弯的眼睛 / 80
假如 / 83

第三辑 | 一束鲜花

- 棋迷唐九哥 / 86
房东太太 / 88
博士答辩 / 90
一片落叶 / 93
迷人的斑点驴 / 95
钥匙 / 98
一束鲜花 / 100
钱包 / 103
苦涩的黄昏 / 105
古镜悠悠 / 107
黎太太 / 109
圣诞节聚餐会 / 111
丽丝与牛头狗 / 113
最后的心愿 / 116
回归 / 119
垃圾自行车 / 121
铃声万里 / 123
熊 / 126



第四辑 | 老姜太太的眼力

小白鞋 / 130

复仇的牙齿 / 133

老班长和鲫鱼汤 / 135

老人和小孩 / 137

一夜平安 / 139

一步棋 / 141

老人与小雀 / 143

老姜太太的眼力 / 145

猎狐 / 147

大山的情怀 / 149

鸭黄色的裙子 / 151

天空，一片血红 / 153

黑虎 / 1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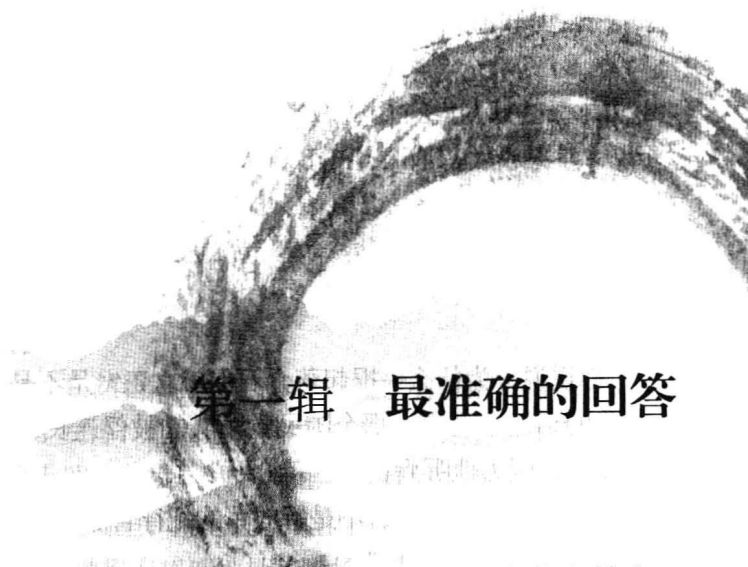
小猴·男孩 / 157

将军养鸟 / 159

阌大头打赌 / 162

老局长学画 / 164

妍媸出自然——许行小小说创作论 / 黄莉梅 刘天平 / 166



第一辑 最准确的回答

我听了毛骨悚然：生活竟是这样的一部史书！打断了他两条腿，当然就没法立正了，这倒是一种彻底的改造方法。于是我情不自禁地说：“你这一辈子叫蒋介石给坑啦！”

天啊！我非常难过地注意到：在我说“蒋介石”三个字时，他那坐在轮椅中的上身，仍然向前一挺，做了个立正的姿势。

——《立正》



立 正

“你说说，为什么一提起蒋介石你就立正？是不是……”

我的话还未说完，那个国民党军队的被俘连长，早就又“叭”下子来了个立正，因为他听到我提“蒋介石”了。

这可把我气坏了，若不是解放军的纪律管着，早就给他一巴掌了。

“你算反动到底啦！”

“长官，我也想改，可不知为啥，一说到那个人就禁不住这样做了……”

“我看你要陪他殉葬啦！”我狠狠地说。“不，长官，我要改造思想，我要重新做人啦！”那个俘虏连长很诚恳地说。

“就凭你对蒋介石的这个迷信态度，你还能……”

谁知我的话里一提蒋介石，他又“叭”下子来了个立正。

这回我终于忍不住了，一杆子把他打了个趔趄，并且厉声说：“再立正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！”

“长官，你打吧！过去我这也是被打出来的。那时我还是个排副，就因为说到那个人没有立正，被团政训处长知道了，把我弄去好一顿揍，揍完了对我进行单兵训练，他说一句那个人的名字，我马上就来个立正，稍慢一点就挨打，有时他趁我不注意冷不防一提到那个人的名字，我没反应过来，便又是一顿毒打……从那以后落下这个毛病，不管在什么时间地点，一说到那个人的名字就立正。弄得像个神经病似的，可却受到嘉奖，说这是对领袖的忠诚……长官，你打吧！你狠狠地打一顿也许能打好呢。长官，你就打吧打吧！”俘虏连长说着就痛苦地哭了，而且恳切求我打他。

这可怪了！可听得出来，他连“蒋介石”三个字都回避提，生怕引起自己的条件反射。不能怀疑他的这些话的真诚。

他闹得我有些傻眼了，不知该怎么办啦！

1948年我在管理国民党军队的俘虏时，遇到了这么一件事。当时那个俘虏大队里都是国民党连以下的军官，是想把他们改造改造好使用，未曾想到竟遇到这么一个家伙。

“政委，咱们揍他一顿吧！也许能揍过来呢。”我向大队政委请求说。

“不得胡来！咱们还能用国民党军队的方法吗？你以为你揍他，就是揍他一个人吗？”

嗨！好家伙，政委把问题提得这么高。

“那么……”我心生忐忑。

“你去让军医给他看看。”

当时医护水平有限，自然看不出个究竟来，也没有啥医疗办法。以后集训完了，其他俘虏作了安排，他因这个问题未解决，便打发回了家。

事隔30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我到河北一个县里去参观，意外地在街上遇到他，他坐在一个轮椅里，隔老远就认出我来。

“教导员，教导员！”他挺有感情地扯着嗓子喊我。

他头发花白，面容憔悴，显得非常苍老，而且两条腿已经坏了。我问他腿怎么坏的，他说因为那个毛病没有改掉，叫“红卫兵”给打的，若不是有位关在“牛棚”的医生给说一句话，差一点就要没命啦！

我听了毛骨悚然：生活竟是这样的一部史书！打断了他两条腿，当然就没法立正了，这倒是一种彻底的改造方法。于是我情不自禁地说：“你这一辈子叫蒋介石给坑啦！”

天啊！我非常难过地注意到：在我说“蒋介石”三个字时，他那坐在轮椅中的上身，仍然向前一挺，做了个立正的姿势。



伕子事件

队伍从五斗坪下来，一个刚来的小伕子，过河时不慎落桥淹死了。

这事引起了全队的震动。

“谁拉来的伕子？”

“听说是老管理员。”

“唉，他怎敢这样干呢？”

队伍一出发，司令员和政委两个人一起宣布了一项严格的纪律：沿途绝对不许动员民伕，有再大的困难也自己顶着，一定要做到对群众丝毫不犯。谁若强行拉伕，军法从事。这应该说够严格的啦！

那时日本人刚投降，国民党军队就集中重兵，形成对我们的包围阵势，我们部队正根据部署，做战略性的转移，因此，同群众的关系如何，成为我们部队能否站得住、打得赢的一个关键性问题。所以，政委讲完了之后，又格外加了一句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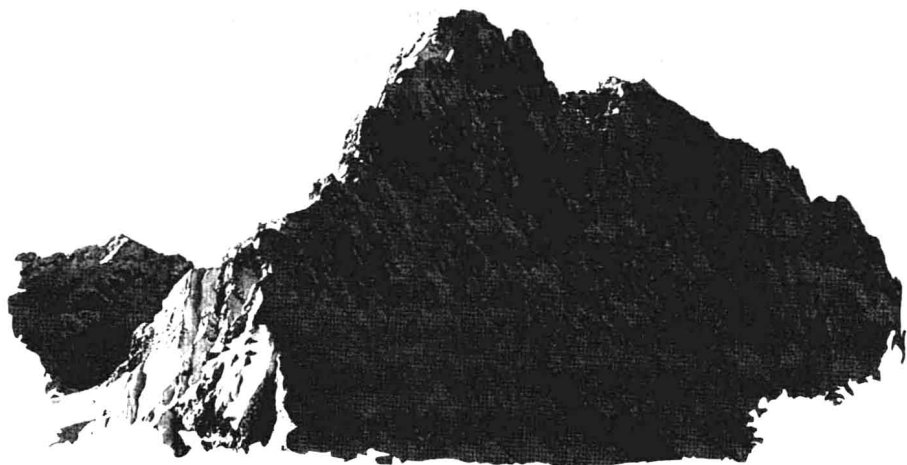
“同志们，我们要跟国民党争人心啊！”

这话说得多重，也算到家啦！谁都懂得人心的向背，直接关系到革命的成败。为什么在革命队伍里干了多年的老管理员，竟连这都不明白呢？！这个人平时像头老水牛似的工作，什么苦、什么累都能吃，一个心眼地干革命，怎么这时候糊涂起来了？

老管理员被绑了起来，两个荷枪实弹的战士押着，就在罗塘这村口上开军民大会，要按照军法公判他。

我想这是领导上有意借此教育部队，同时更主要的是向群众宣传我军的爱民政策和铁的纪律。

部分坐了一地，周围也站满了群众。群众都要看一看共产党军队，怎



样处理他们违犯军纪、淹死老百姓的人。

老管理员，这个四十来岁，浑身是劲的硬汉子，现在像被抽了筋、丢了魂一样，趑趄趑趄，痴痴呆呆地低垂着头，那多日未刮的连鬓胡子上，挂着泪珠和汗水。如果不是两个战士架着，看样子他可能早就摔倒了。

我想这时他的心里，一定充满恐惧与悔恨。他对宣传干事小黄的关照无疑是对的，因为小黄打了几天“摆子”，那架连同木盒、油墨、钢板、胶滚等将近四十来斤的油印机是无论如何也背不动了……可为什么不想想别的办法，偏偏拉这样一个十六七岁的后生来背呢！那后生背着一个四十来斤重的东西，一失足掉在河里还能凫得起来吗？

我正胡思乱想呢，就见一伙从十斗坪方向跑来的人，分开群众，不管不顾地冲进了会场。为首的一个长得黑乎乎的中年妇女，一下子扑到了老管理员的身上，又捶，又打，又咬，又撞，又哭，又喊……真恨不得把他撕碎了才解恨的样子。

“你还我儿！你还我儿！……你真狠心呵！连这个儿也不给我留！……”

这时会场里静极了。大家都被这个意外的情景闹呆啦。



我想小伙子的母亲到底找上来了，这可怎么安抚呵？

“真该把你枪毙了！”那个妇女气愤地说。

我紧张得毛细血孔都扩大了。在环境困难的情况下，为了挽回我军对群众的影响，像这种违犯法律而闹出来的人命事件，采取最严厉的军纪也不是不可能的，可老管理员，是个好同志呵！……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来了。

谁知这时那妇女又突然扑向了司令员，一下子跪倒在他的跟前，抱住他的腿，鼻涕一把，眼泪一把地说：

“司令员呵！你可不能枪毙他呵！……那是我的儿，也就是他的儿呵！我们就那一棵独苗……为革命他什么都豁出去啦！”又说：“我儿也愿跟他闹革命去，可他就是不带我呵！他这个坏蛋！……”说着说着痛哭倒地，一个粗壮的妇女，成一滩泥啦！

这时会场的气氛突变，几个女战士掉了眼泪，我被这戏剧性的起伏，也激动得有些泪花闪烁。

司令员、政委原来准备的那一套话，全报废了！一时闹得他们也不知说啥是好。不过，我见到给老管理员松绑后，司令员抑制不住，一连在他身上狠狠地打了三拳：“唉！你为什么不顾好我们革命的后代呀？！……”边说着边拿他屁股后边那条毛巾擦起眼睛来。

“对，揍他，揍他！死罪饶过，活罪难免。司令员呵！你狠狠地揍他吧！”那妇女连哭带喊地说。她跌宕变化的情绪，牵动着会场上的人心。一时间她竟在这儿唱主角啦！